

《夸父逐日》

中文系三年級
韓祺疇

一、

夸父已經忘記了自己跑了多久，可惜鴻蒙不計年，即便他一路數算着，也沒有記下來的單位。但他知道自己跑了很久，甚至有時連自己也記不起到底在追逐甚麼。那似乎已經變成了一種本能的驅動，除非讓每一寸細胞都噤聲，否則他一動，便只會往前走，容不下其他方向，也做不得其他動作。

他依然記不起自己為何而跑。

於是，他停下了緩慢而誇張的步伐。

千古悠悠，萬籟齊暗。夸父抬望眼，只看到這樣的景色。沒有璀璨繁星，也沒有素魄高懸，有的只是黑暗在了無邊際地伸展。

他想起了。

二、

鴻蒙是一個沒有太陽的地方。但夸父曾經夢見過。在陽光下的感覺很奇妙，並不熱燙卻暖和得很。夸父很喜歡這個夢，也不相信這只是一個夢。每晚睡前夸父都會向上天默默祈求，好讓他再次夢到太陽。只是每當他從美夢中轉醒，便愈發討厭真實世界的冰冷。他不相信，他不甘心相信這只是一個夢。

但他從來不敢向任何人透露這個夢。

從小夸父便知道自己出生的部落是個被詛咒的地方，這裏注定不會有光明。不會被賦予，也不容許人們去爭取。夸父不是唯一夢見過太陽的人，但那些宣揚光明的人，統統被視作異端。他們最終都被處死了。有的甚至被活活燒死，作為獻祭平息上天的怒火。夸父不知道上天的悲怒有否因而平息，但他卻明白了為何部落內唯一的火種從不曾熄滅。

因為那些異端者就是燃料。

鴻蒙沒有太陽，卻有火。火種被牢牢掌握在部落的首領手中，也只有部落的首領有權使用火，而部落的眾人平日只能茹毛飲血，大部人一生中都沒有見過光明。當然夸父是例外，而且不只是在夢中。他曾偷偷潛入首領的帳幕群，他想看看火，只是看看，遠遠看一眼就足夠。那種暖和的感覺比夢中更真實，是一種煥發的生機，是他畢生都不會忘記的。夸父和部落的其他人一般，早就適應了在黑暗中視物，當然，是因為他們從出生的一刻起便要開始適應。但夸父從未曾放棄對光明的嚮往，他知道太陽是真實存在的。

他知道，因為那個老人是這樣告訴他的。老人很老了，老得甚至都記不清自己存活了多少歲月。老人說，太陽是真實存在的。老人說，在陽光下的感覺很好。老人說，鴻蒙曾經是有太陽的……夸父記得，那日老人的話特別多，老人說，有人找到了火，但一個部落不需要兩個光源，所以太陽被趕走了。老人說，他想親身再感受太陽，因為在陽光下的感覺真的很好。

自那天以後夸父便沒有再看見老人了。有人說老人是異端者，被首領獻祭給上天，燒死了。也有人說老人是外族來的細作，被首領發現後偷偷潛逃了。後來首領說老人是自然老死的，大家便都信了，除了夸父。因為他知道老人已經活了很久很久，那麼老人一定會活得更加久，直至太陽歸來。

夸父很想到部落以外的世界去看看。他想找回太陽。

三、

夸父知道他必須繼續上路，他知道他快要追上太陽了。沒有甚麼預兆或異象，他只是覺得太陽離自己不遠了。

離開部落後，夸父便開始往東跑，因為老人說太陽就是從東方消失的。

夸父跑了很久，久得偶然會忘記自己在追逐甚麼。

太陽停下時，天空毫無預兆地下了場雨。雨得大，鋪天蓋地的暗影吞噬鴻蒙天地，原本被陽光映照的地方重新氤氳上雲霧。天上雷霆隱現，頃刻向陸地降下捌十玖道火光。夸父知道這是上天對他的警告，因為自從人捨棄太陽後，鴻蒙便不配再擁有光明了。夸父心中盤算，既然九為極數，方才只落下了八十九道天雷，便是還有一道尚未降下。大道三千，遁去其一，那剩下的一線生機自然是要爭得的。

天雷還未落下，雨勢卻更盛。太陽再次走了。

「大雨再湧，終歸要選人間一個朗日。不是麼？」夸父望望天上，似是反問甚麼人，又似在反問自己。

「轟隆！轟！」最後一道雷電降下時，他下了一個決定。

文苑

四、

《山海經·夸父傳》

蒙鴻初成，盤古茲生，劃分天地，肇立乾坤，開陰感陽，分布元氣，乃孕中和，是為人也。功德既成，盤古遁世，日月未盈，諸天消暗，洪荒萬物，孤草難生。人生夸父，志在逐日，宏願未竟，致天之罰。九雷不止，垂死化身，左眼旭日，右眼盈月，氣成風云，聲為雷霆，血流江河，筋連地理，肌化田土，髮衍星辰，皮植草木，汗流雨澤。蒙鴻至此，否終則泰，雨雪其霏，光風霽月。